



北宋五子理解视野中的孔子（提要）

(2005-6-29 15:43:23)

作者：王新春

（三）“造位天德，成性跻圣”：张横渠的理解

张横渠识见的根柢仍在于《易》。他在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理念下，以彻然德性化的理解视野解读《易》，确立了德性灌注一切的易学观和德性优先的整体人文生命理性意识。他力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正蒙·大易篇》），而以德诠释《易》之时位，主张从人文德性出发，因顺《易》卦爻所符示的天道性命之理与正大时位意涵，化天德为己德，或升己德为天德，从而与时无隔以偕行，应时以中而圆融极尽时于我之用，达成人所难以企及的天德之德位与圣人之格位。所谓“六爻各尽利而动，所以顺阴阳、刚柔、仁义、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同上）所谓“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圣矣。”（同上）所谓“《乾》之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跻圣者尔。若夫受命首出，则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同上）所谓“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圣犹天也，故不可阶而升。”（《横渠易说·上经·乾》）所谓“圣人用中之极，不勉而中；有大之极，不为其大。大人望之，所谓绝尘而奔，峻极于天，不可阶而升者也。”（《正蒙·大易篇》）这就较之濂溪更加突显了对于德性的重视和对于提升德性人格的强调。在他看来，孔子就是这种渐次达致天德之德位与圣人之格位的典范：“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正蒙·三十篇》）

透过对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上述理解，最终逼显出横渠的“民胞物与”情怀（《正蒙·乾称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作立道），为往圣（一作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的人格自我期许，以及“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一）的人生感悟。

（四）“仲尼元气也；仲尼无所不包；仲尼天地也；仲尼无迹”：二程兄弟的理解

二程兄弟的识见根柢在《易》与《四书》。他们首次明确提出天理这一理学之为理学的核心观念，开创了理学的第一个典型形态。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随之首次在天理的视野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

程明道着力揭示了真正的圣人之境界，乃是一种与万物一体无隔、且直接视天地万物为我之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宇宙式的大我之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二程遗书》卷二上）

程伊川则着力阐发了涵容之量上的圣之为圣：“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地？故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同上）“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钟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钟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

（同上书，卷九）“人量随识长，亦有人识高而量不长者，是识实未至也。大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资也。天资有量者，须有限。… …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见卑下者，无佗，亦是识量不足也。”（同上书，卷十八）

他们认为，圆妙之圣即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孔子充分体现了他们以上所揭示、阐发的一切。

最后，为进一步揭显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他们透过其与颜子、孟子的比观，作出了如下之经典性论断：“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同上书，卷五）依他们之见，“万物无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时中”（同上），孔子则是天理圆妙化身和天理时中的圆融实现者；孔子的生命，就是一个天理流行的伟大生命！

结语（略）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